



张謇鬻字的原因

□朱江

鬻字,是张謇人生中的重要一页。带着状元的光环,更因为兴办实业、投身教育和慈善事业而蜚声全国,张謇鬻字吸引了很多人的瞩目。张謇鬻字,以1908年为界,之前是零星而为,之后是系统进行。张謇的演说、日记和自订年谱中,对鬻字情况有零星的记录,较早的几次,鬻字都是为了解决旅费缺乏问题。其中最早的记载,见1907年8月31日张謇在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大会上的报告:“旅沪不忍用公司钱,主于友人,卖字自给。”这是在张謇集资遭遇困难,经济拮据情况下的无奈之举。根据这段文字在报告中的位置,这次鬻字发生在1897年8月16日张謇、盛宣怀和江宁商务局签订官商约款,约定分领官机,分设通、沪两个纺纱厂之前。

张謇有确切时间记载的鬻字,是1897年11月8日,这天的日记记录:“旅费不足,卖字。”《啬翁自订年谱》则记为:“十月,以通厂集事至沪,旅费乏,鬻字。”张謇是10月30日到上海的,次日与盛宣怀会晤,大概是讨论分机事宜。11月2日晚间上吐下泻,直到11月5日才稍能进食。这次上海之行,主要是安排“威靖”兵轮把大生纱厂分得的官机运往南通,以及与曹协顺木作议定大生纱厂建造费用。

1898年6月21日,张謇在北京销假,盘缠遇到尴尬,“为人作书。旅费已竭,赖卖字得二百金。”《啬翁自订年谱》则记载为:“五月,旅费竭,卖字二百金即止。”

1908年2月15日,《张謇鬻字字婴启》在《时报》刊登。《张謇鬻字字婴启》发表,标志着张謇开始以慈善为主要目的的鬻字。“鬻字字婴”指通过鬻字,为南通新育婴堂的婴儿筹集资金。新育婴堂是张謇在学习、借鉴上海土山湾孤儿院慈善和半工半读相结合的模式基础上,创办的教养结合的新型慈善机构,也是张謇在南通兴办慈善的开端。

《张謇鬻字字婴启》解释鬻字的初衷,在于新育婴堂经费的不足。“自三十二年九月开堂,至三十三年十二月初,收婴逾千数。原有经费仅银元四千,而用逾二万”,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婴儿又不断送来,长此以往难于为继。张謇决定“仆不自尽其力,无以对凡应募之人,而确为之所自尽者,惟有鬻字。拟自三十四年正月元旦始,凡欲作字者,请皆以钱。钱到登记,字成即交,按季鬻满五百元即止。仆字不足道也,而以鬻字之钱当所育婴,百余婴之命绕于仆腕”。张謇希望能用自己的手艺为弃婴求得生路。

张謇对于鬻字的态度,可以从1917年3月25日《通海新报》上刊登的张謇致黄炎培的信中进一步感知。张謇在鬻字书法作品上,加盖“鬻字私印”,而且早在为南通新育婴堂鬻字时就曾启用。估计是引发了购买者的不满,黄炎培写信劝说张謇不再用这个印章,“以合社会心理”。对于黄炎培的善意提醒,张謇告诉黄炎培,他已经听到这种说法好几个月了,如果停止用鬻字印章能够换来更多的钱用于公益事业,何乐不为呢?因此有两三个月没用了。借助这个话题,张謇阐述他对鬻字的认识,刊登在报纸上,也是广而告之。

张謇首先认为,人世间最坦荡和正当的“取与之道”,即交换法则,是用劳力换取金钱。张謇举了沈葆楨鬻字的例子。清末名臣沈葆楨以清廉著称,1865年在江西巡抚任内因母亲去世丁忧。何刚德《客座偶谈》卷四记录沈葆楨回乡后鬻字的情形:“沈文肃自江西巡抚丁忧归,鬻字为生,每书一联,仅取润资四百文。及起服后,升两江督,始致书友人,谓今日皮衣方稍全备。”后来一位刘姓浙江巡抚,与人提到这件事,指责沈葆楨故意通过鬻字来表现廉洁,博取名望,显示朝廷对大臣照顾不周。那时刘某官场罗致,已经百万多雪花银。张謇讽刺刘某,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以当官致富就是忠于朝廷了。张謇评价说,鬻字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换取钱财,买字的人是以金钱酬报劳动的价值。鬻字是出钱的人没必要因为受雇佣而心生羞耻,出钱的人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彼此各取所需而已。

其次,张謇解释鬻字的原因,是通过劳作来换取别人的闲钱,累积起来帮助自己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张謇自己觉得心安理得,给钱的人也能够理所当然地获取张謇的书法作品。对于这种公平交易,张謇保持着坦然的心态,也坚持着一份傲骨,这一点可以从他的鬻字广告中“折页不书 劣纸不书”“来文未尽善者不书”体味到。

张謇进而感慨,其他物品都可以购买,为什么有的人认为书画作品“非买得为贵”?即使是用钱买来的,有的人也讳莫如深,绝口不提来源,难道不是自欺行为吗?张謇觉得不盖鬻字印章,虽然可以增加收入,但内心不安,不如实实在在地明确出力者和出钱者为好。(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喜迎二十大·绿色建筑与美好生活”征文启事

建筑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并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而不断完善和升华,是品质生活、民生福祉的具体体现。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绿色低碳发展为“十四五”期间的重要目标任务;绿色发展的时代召唤,把传统意义上“经济、美观、适用”的建筑定位推向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发展新格局,“绿色建筑”成了绿色发展、绿色生活的新“工程”。近年来,作为“建筑之乡”的南通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绿色低碳建筑,构建绿色宜居空间、助力“强富美高”新南通建设等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成效显著。

为进一步加深全社会对绿色建筑的了解,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推进绿色发展中的获得感,凝聚住建行业为民办实事的社会合力,以实际行动喜迎党的二十大,南通市绿色建筑推广中心、南通市绿色建筑协会与南通日报社联合举办本次征文活动。

一、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二、征文内容

1. 绿色建筑的内涵、发展状况与经济社会及人们生活的联系;
2. 企业为发展绿色建筑的探索实践与成果;
3. 城市建设、乡村振兴中绿色设计、绿色建材及新能源方面的研发、推广和应用效应;
4. 作者与绿色建筑之间的故事;
5. 绿色建筑为满足文化生活需求带来的新感受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建议畅想;
6. 历史建筑、城市更新中的绿色化改造、合理利用等。

三、征文要求

1. 体裁为散文、诗歌、特写、随笔,字数1500字以内。稿件均为原创,已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得参加本次征文活动,文中所有引用部分,均须做出明确标注或得到许可,如发生侵犯他人著作权问题,由作者负责。随文请配图,图片作者拥有版权。
2. 手抄报围绕本次征文主题创作,内容为原创或注明出处,以图片形式提交。
3. 稿件以Word格式发送至电子邮箱3128421766@qq.com;邮件标题统一为:“绿色建筑与美好生活”征文+作者姓名+文章标题。
4. 作品择优在《南通日报》、《江海晚报》、南通发布等专栏发表,并发放稿费。
5. 奖项设置: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若干名。一、二、三等奖获颁证书和奖金,奖金分别为2000元、1000元、500元。优秀奖获颁证书及奖品。

南通市绿色建筑推广中心

南通市绿色建筑协会

南通日报社(集团)

2022年9月



银杏树下的美好时光

□孙同林

申报特色田园乡村的时候,孙庄村建起一个银杏树长寿文化广场。

广场以银杏树命名,可见银杏树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银杏树确实高大,树身要好几个人才能合抱,尤其是树根处生出许多新枝,将主杆包围了,真正是老干新枝。银杏树前立一块牌,上记:“孙庄村古银杏,栽植于1895-1900年之间”,如此算来,已有近130年树龄。

我是在这棵树下长大的,记得当年的银杏树长在土地庙后面,土地庙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我家的出脚路在土地庙西侧,从那里能看到庙里的香火。我曾见到土地庙的院墙坍塌过好几次,一次次修复又一次次被雨水冲塌或被大风刮倒。

土地庙前面是一片庄稼地,春天,我们会在麦田上放风筝,麦田任我们踩踏,到收获的时候照样丰收。种油菜的年份,油菜花得黄灿灿的,我们便在田埂上追蝴蝶,蝴蝶可能是知道我们不能进菜田的,它们便跟我们玩捉迷藏,先是慢悠悠地在岸上飞,待我们追得急了,便斜斜地飞到菜田去,见我们站在岸上无奈的样子,便又晃悠悠飞回来勾引我们……如果种的是蚕豆,在蚕豆即将成熟的时候,我们便在田埂上挖出一口“锅灶”来,大家钻到地里,拣饱满的蚕豆荚,做嫩蚕豆烧烤,大家一边烤一边享用,很是享受。秋天的地里常常藏着各种瓜果,小伙伴们悄悄爬到地里扒红薯。我年纪小,胆子也小,常被安排为他们站岗放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团伙作案”,麦田旁边人家长了一棵大桃树,结出的桃子又多又大又甜,锁儿爬上树上摘,我们在地上也等他扔,那桃的红嘴儿歪着,着实好看,我拿在手上一遍遍地看,实在舍不得吃,爬在树上的锁儿,就坐在树丫上啃,不料,桃树的主人回来了,我们一个个逃之夭夭,只有树上的锁儿被逮个正着,大家笑他,过了一次嘴瘾,落得个“偷桃小子”的名分。

上世纪六十年代,银杏树下建起一座农业初级中学(简称农中),我在那儿读了三年书,与银杏树朝夕相伴。

土地庙的西边是一条小河,小河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文昌河,我在当地志书上查过,并没有发现文昌河的记载。

文昌河虽然小,却是这里通向外面世界的唯一水上通道。小时候,小河里还常有小货船过往,有捕鱼船。河水的水清澈见底,很是甘甜,是两岸人家的生活用水。夏天,我们时常下到河里游泳,摸螺蛳,捉草虾,渴了,就捧起河水作一番牛饮。邻居徐大伯的游泳技术高超,他会“踩水”。听人说,徐大伯能立在水里,肩膀上扛一巴斗东西不沉,我也想去。我学了一阵子,还是只会“狗爬”。徐大伯的儿子足儿也会游,足儿会仰着游,说是“仰尸”,我觉得神奇,身体仰着不动,怎么会不往下沉?足儿告诉我,其实在游泳中,“仰尸”最简单,躺着就行了。我趴在靠岸边的地方,抓住水草和树根,试着将身子翻转过来,学着足儿“仰尸”,结果,身体刚翻过去,便直沉了下去,怎么也翻不回来。我慌乱地手脚乱踢,大声呼救,一张口猛灌了几口水,眼看着就要沉没,足儿冲过来把我托住。我站了起来,其实,河水只齐到我的腰。我抹着脸上的水呛得咳嗽了老半天。

我家老屋就在文昌河西岸的一个塬上,

这里零乱住着几户人家,邻里间有几个孩子年龄相仿,锁儿最大。夏日中午,我们几个趁着父母午睡的时候偷偷跑出来玩。玩得最多的是“打仗”,甲方乙方,大家都争着当红军,谁也不愿意当“白狗子”。仗打得很“残酷”,从岸上打到水里,又从水里打到岸上,甩泥巴,喷水枪,扬沙土,手里举着自制的木刀,一连声喊杀。直到最后,获胜的一方被授予“红军”称号。

土地庙前每年春秋季节都会有庙会,要演几天戏,那戏是南通的地方戏——通剧。或者是唐王游地府,或者是袁天罡与李淳风之类,我们也学着剧团演员,搬一张大桌子,两旁用竹竿撑起一块打着补丁的旧床单,虽然舞台简陋了点,但在我们眼里,已经很隆重了。锁儿主动挑起“副务”大梁,搬桌子撑竹竿张床单的力气活都由他来干。没有化妆品,这个难不倒我们,用面粉扑在鼻梁上就是标准的小丑模样,墨汁用来描眉,红墨水作口红,身上披着各自从家里拿来的花花绿绿的被面。定妆后,脸上红的红,黑的黑,再加上有点惨白的白,搭配花花绿绿的“戏服”。一切准备就绪后,“演员”们便开始演练自己的台词唱腔。演员是随机挑选,因为我年纪小,每次都跑龙套。我到底演过什么角色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经常是一句台词没有,就是跪在地上听另一个演员一声声哭喊着,唱着哭,那哭声拿腔跑调,哭声悲悲戚戚,叫我跟着流泪,我哪能体会到他的痛楚,挤了半天也挤不出眼泪来,因此,常常遭到他们的责怪,说我演得不好,将来肯定当不了演员。

银杏树下的农中操场是我们聚集最多的地方。大家在“大场”上玩的时候,锁儿是焦点人物。锁儿在孩子们心中很有威望,特别是有调皮男孩欺负女生,他总会站出来打抱不平,虽然有些男孩子有不快,却不敢反抗。夏日里雷阵雨来临之前,也是孩子们尽情撒野的时光。孩子们从各个角落冲出来,在“大场”上占领有利地形,期待激情时刻的到来。这时,天空黑了,下来,便是狂风四起,云端好像有许多妖怪在奔跑。锁儿披着被单,手举一支木刀(剑),站在风口,口中念念有词,他说他是在作法,要拿妖怪捉回来。当大大的雨点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气氛更加热烈了,我们叫着,奔跑着,待到雨点更大的时候,我们躲到银杏树下避雨。大雨浇灭了一天的暑气,空气里混合着泥土、雨水、银杏树和庙里香火的的味道,我们觉得甜甜的。

似乎是在倏忽之间,当年的孩童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古老的银杏树依然立于原地,巨大的树冠还像当年那样生机勃勃。它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已成为新打造的银杏树长寿文化广场的中心,依然故我,默默地迎风沐雨,撒下一地浓荫;银杏树前的那一大片麦田上建起一座村史馆,村史馆里陈列的许多旧物,多是我们儿时使用过或曾经玩过的物件,站在这些旧物前,我恍然觉得时光在上面流淌,悄悄地流淌。

土地庙西边的文昌河被截成一段一段,有几段水面成了文昌园里的风景,黄昏时分,水塘里清澈见底,波光粼粼,夏秋季节会有阵阵蛙鸣和知了声声,那逝去的美好旧时光,仿佛随着河水慢慢回流。我恍然觉得童年的时光就在昨天,不,又回到眼前。

CFP供图

神山随想

说大白话儿(外一题)

□吴 铮

乔老爷乔羽走了。他的创作风格最大的特色是“说大白话儿”,直来直去,老百姓的话。《我的祖国》那么大的主题,他悠悠地唱:“一条大河波浪宽,我家就在岸上住。”这不就是百姓对话吗?但又很有诗意和深意,脍炙人口,传唱不绝。

古人的名诗,有时也是大白话儿。“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现在网络时代,新名词、怪名词太多。有些是必要的,但有不少是故弄玄虚,故作深奥,让人听了摸不着头脑,还有滥用谐音弯弯曲曲、庸俗化等等,语言上返璞归真,百姓是欢迎的。(2022年中秋节)

全面振兴

40年前,农村改革元老杜润生考察江苏农村,留下十个字,培育新农民,建设新农村。

振兴乡村要全面。一位三农专家在长江三角洲农业大会上说,不仅要新产业增收,还要天人和諧。三个回来,人才回来,鸟儿回来,青蛙回来。

如今涌现了不少典型,今后最繁重的任务是把盆景变园林,园林变森林,培养大批热爱农村的职业农民,建设美丽和谐的新农村。(2022年9月8日)

风车歌

□安铁生

查阅张謇先生重视家庭教育方面的资料,看到他竟然亲自为儿子怡祖(孝若),填词《风车歌》:“风车兮风车,圆转兮不差。风之亟亟兮,车之捷捷兮。人心不息兮,风之不息兮。”清末状元公能如此童趣不泯,编写古风盎然朗朗上口之词,特别有意思。此用中文《风车歌》,是张謇根据日本儿歌《风车》的曲调重新创作的。音乐史学家、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张静蔚(1938-2020),在《张謇与学堂乐歌》一文里说:“表面上似乎是模仿之作,但张謇加上‘人心不息兮’,就使整首歌提高了一个新的境界。不过,很难配上这首曲调。可以推测:张謇填配的歌词,是经过日本女教师对曲调作了调整和润色,或对歌词作一定的处理(如重复某句)之后,才可以唱的。”专家的分析精辟,让我们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回首1903年,张謇到日本考察,记录了一些经验后,登报向日本招聘幼儿教师,让儿子尝试不同方式的教育。1904年,日语女教师森田政子及丈夫来到南通,给刚满7岁的怡祖,及其他几个孩童提供家庭教育。原来森田政子是用日文教孩子们唱歌的,张謇听了很不是滋味。张謇自己提笔,写出了上述内容。由于曲词押韵,措辞重于生活情调又不失高雅,在森田政子的调配后,词韵流畅动听悦耳,孩子们很快学会。歌曲激励幼小的心灵,只要像风车一样“人心不息兮”,不断旋转不断努力,一定会干出于人民于社会有益的事来。

若问张謇1905年创办的南通博物苑里,最高建筑物(那时称南别业在苑外),非原大门(现北门)旁圆形荷花池西侧、北馆南侧的荷兰式风车莫属。它是1910年时,与水塔、喷水池同时建成的,我看到两张民国时拍摄的黑白照片,此铁制风车高耸立于众建筑之上,引人注目,足见张謇对风车的酷爱。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刚上小学时进苑到处奔跑游玩,在任何角度抬头看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昔日张謇居住的濠南别业也当然能看到,且深知今日风向如何风速大小。据向有关方面了解,我们现在见到的荷兰式风车,是解放初按照旧图重新修造的。

不由回想起儿童时代,常看到南通农村,除了脚踏水车、牛拉水车,还有不少水风车。在没有电力或电力不足的乡下,“芒种旋犁,黄梅上水”,别看水风车慢慢悠悠地旋转着,却是那时农业灌溉的重要工具,它可日夜不息地工作,为稻田的补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老农说,装风车跟搭积木似的,稍有偏差风车便转不起来。风车的帆一般有两层,其材料是涂着桐油的土白布。风帆由两米见长的毛竹支撑并舒展开来。风的大小决定装帆的多少。风小了要装满帆,风大了则要立马卸下两张帆,否则会被大风刮倒。“吱吱嘎嘎”的大风车转轮声,“哗哗啦啦”飞淌的水流声,不但是美妙动听的乡土乐曲,更是一幅幅天地间灵动的风景画。难怪我有时坐在田头一看就半天,迟迟不肯离开,并深深叹服先民们这创造这智慧。

此刻我又想起6月19日去世的著名作词人乔羽,他创作了《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许多首脍炙人口的歌词,其中《大风车》就是众多儿童喜欢唱的。“大风车吱吱吱哟哟地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起快乐的小伙伴……”这完全是昔日我们看到的情景,特别亲切。乔羽古文功底深厚,幼时受其父文学熏陶,4岁时已能识字三千。他常说:“我一向不把歌词看作是锦衣美食,高堂华屋。它是寻常人一日不可或缺的家常饭,粗布衣,或者是虽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院落。”至于像《大风车》这样接地气的,正是乔羽玩“土气”极为地道的杰作。